

【世相】

## 老朋友

□李晓

蟋蟀、蝉、蚱蜢、纺织娘、蝈蝈……十万只昆虫在山中夜里集体大合唱，让整座大山在这合唱里微微颤动，空气里是草木散发的浓郁芬芳。我一觉睡到霞光万丈，阳光的金色衣裳披在群山之上，黑压压的松柏与天空中的乳白云朵遥遥相望，让我突然感觉这像是幻觉中的世界。

受友人贵的邀请，我到山中度假。贵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。与这个来自县城的男人来往，我对他的不少想法感同身受，常感觉内心的频率与他共振。认识贵以后，他隔三岔五请大伙吃饭，城里的馆子吃腻以后，就奔赴乡间小馆吃农家饭菜。贵招待的美食，治愈了我在人间的轻微抑郁。有一天我问贵，你这样请我们吃吃喝喝，图啥啊？贵说，就图个高兴，我喜欢简单的人生。

简单的人生，是贵的活法。贵在商场如鱼得水，也得益于他的简单。贵告诉我，做生意先做人，他相信真诚能够换来真诚，因为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容器，这个容器里装着什么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看了看这个朴实如土的男人，胸中顿觉开阔起来。

我喜欢像贵这样交往起来轻轻松松、彼此能量互补的朋友。

作家贾平凹说，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、钉子、螺丝帽和小别针，只要愿意，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引过来……朋友的圈子，其实就组成了你人生的世界。年轻的时候，恣意江湖，朋友仿佛一卡车一卡车地拉来；到了中年，朋友渐渐稀疏，用轿车拉就可以了；到了这将近老男人的季节，或许，朋友就是陪你骑着骆驼去沙漠的人了。

有句话说，老男人的爱情，犹如老房子着了火。老房子一旦着火，风助火势，顷刻间也许就熊熊燃烧，直至灰飞烟灭。那么，老男人的友谊呢？和那老城墙的命运一样，一些城墙上纷纷扰扰的聚会，一些缠缠绵绵的倾吐，一些默默在心的情谊，也随老城墙一样土崩瓦解了。很多大幕刚拉开，也同时把结局打开，最后光影一样成了无声的黑白。当年你和朋友在老城墙下喝过酒、品过茶、发过呆，夕阳下，你在老城墙边独自喃喃，也被风灌成了旧唱片。时光的山崖上，一棵树老去了，但年年开出的花还是那么艳，发生过的一切好像都不那么真实。

一次，我和一个分别十多年的朋友在高铁站巧遇了。他一个人站在高铁站外抽烟，见到我，便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烟。我摆摆手，然后走开，又突然转身，想告诉他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却迅速止住了这想法，感觉好像没这个必要。一头扎入人海吧，我们不再是相濡以沫的鱼。

但一些老男人的友谊仍让我内心震动。一个网名叫醉鹰的男人，是我在网上认识的。一个雨天的黄昏，同他一起喝茶时，他告诉我，他为一个患绝症的男人送过终，那是他的老朋友。撕心裂肺的剧痛让那人已没有了一丝尊严，在他面前绝望地哀鸣，让亲人也痛苦不堪。那人睁着眼，就是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轻轻合上那人的眼帘，说：兄弟，你就安心走吧，不放心，都交给我。那人果真就在他怀里咽了气。醉鹰告诉我，生命最后的惨烈，让生者也无法承受，如果生命真要远行，最好的告别就是减少痛苦的最后一点时间。醉鹰告诉我，后来他和一个老朋友认真做过交代，如果有一天，他们遇到这种情况，走到生命的末路时光，连起床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，谁先遇到，活着的那人就为对方的生命有尊严地送行。我一时没明白醉鹰的意思，他笑了笑说，能死在老朋友的怀里，也是一件有福的事。

去年大年夜，我和老谢、墩子几个老朋友去了城市后山顶，在冰凉的石头上默默坐着，俯瞰着城里的万家灯火，等待新年的天籁之音传来。我们望着天空中“咪咪咪”上窜的烟火，闪烁的烟火在半空中化成一股青烟散去，我看见老谢和墩子这两个中年男人轻轻转身，拥抱在了一起。

这样一些老朋友之间的交往，不像老房子一样着了火，倒如寂静之中垒起了一面望不见的老城墙，只听见树叶沙沙声，那是他们当年在老城墙下一同栽下的一棵树。树或许比他们活得更长寿，树成为他们在人世间友情的忠实见证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

【浮生】

## 最是桂花香

□迟月洁

小时候没有见过桂花，大概因为北方不是桂花生长的故乡，只听说过桂花的故事：它是一棵生长在月宫里供吴刚受罚的花树，不停地被砍却不停地生长。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连累桂花也受此刑罚，毕竟它是一棵无辜的开花树，想来也应很美。

最初识得桂花，得益于爱花成痴的闺蜜。秋风起时，层桂乍香，她带我在校园里寻桂。其时校园里有几株色泽不同的桂花，闺蜜兴冲冲地拉着我的手，仔细解说：颜色发白的叫做银桂，香味略逊一些；花色淡黄或金黄的叫做金桂，香味最浓郁，所谓“十里飘香”说的就是金桂；花色橙红的叫丹桂，香气稍淡而色泽比较好看。在闺蜜的细心解说下，我识得了桂花“真面目”，从此每到金秋，桂花一开，嗅觉、视觉就不自觉地调动起来。

几年前到南京游玩，正值桂花飘香，仿佛风都是从桂花里吹出来的，走到哪里都是香甜的。阳光也仿佛染了桂花色，瑰丽，热而不灼，照拂着沿街碧绿的梧桐树，丝丝缕缕，熠熠生光。这氛围让人开心得要跳，想飞到天上去尝一口那绵软洁白的云，兴许它也是香甜味的；想掬一捧玄武湖澄澈的水，想必它也被桂花酿成了醇香；站在路边等车也是一种享受，香气温柔而霸道地侵入肺腑，温润贴得让人舍不得离去。我穿过桂花香去买桂花糕，尤记得年轻的桂花糕店老板娘，脸上挂着桂花一样温润灿烂的笑容；又披了一身桂花香去吃桂花小汤圆，与北方的大汤圆相比，这种撒了橙黄桂花的小汤圆精致又清爽，食之难忘。后来想起南京，总觉得它是桂花味儿的。

再后来去台儿庄，让我意想不到的，它虽地处山东，居然拥有江南水乡的婉转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发生过战事的遗址。后来才知道，由于它地处南北交界，自然拥有南北方的刚柔并济。我去的时候恰是秋天，住宿宾馆的窗外有一株很大的桂花树，夜晚推开窗，摄人心魄的甜香扑面而来，我忍不住惊叫起来：好香啊！那个夜晚，耳听得小溪流铮铮淙淙流过窗前，也流过那棵睡着也呼出香甜气息的桂花树，我的梦也是流香溢彩了。第二天起来寻香，才发现好多桂花树就隐在庄园的角角落落，花太细小，叶子又平淡无奇，所以不易辨识，它的香却如猫的脚步，轻轻巧巧，无声无息，去遍了各处；又如隐士，凭你繁华万千，我自悠然世外，独品香茗，不浮不躁。台儿庄之行，因着桂花变得美不胜收，是印在脑中散

着甜香的一幅画，经久难忘。

“十一”假期前，我在教学楼上突然被一阵甜腻花香撩拨得措手不及，如那惹人的猫儿爪，撩了拨了还不算，撒着娇地往你身上腻，你除了揽过来仔细抱着，别无选择。我几乎是小跑着循香到了楼下，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两棵开得正绵密的丹桂，细小的花儿挨挨挤挤，像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子，互不相让又齐心合力，一起躲在叶子下尽情吐着香气。我把鼻子凑上去贪婪地吮吸，吮吸这桂花树酝酿整年的精华，顿感心旷神怡。放假后依然惦记着两株桂花，想着假期结束再回去看它们，谁知一连三天风雨，我想开得正盛的桂花怕是在劫难逃了。上班后进校园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看望那两株桂花。果不其然，远远就见没有了花朵的桂花树，叶子依然碧绿，却明显稀疏冷清，香气更是不复存在，仿佛那群爱热闹的“女孩子”从不曾来过，空余寥落的躯干呆立在萧瑟的秋风中，缄默不语。我在树前徘徊良久，怅惘不已。低头见被风吹落了一地的桂花，已被连日的雨浇得暗淡无香，不免更添了“花开易见落难寻”的无力之感。慢慢回转身，黯然作别了今秋的桂花，只待来年吧。

下班回家，取出二十年前教过的学生小燕送我的“桂花红茶”，一打开就有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。煮一壶滚开的水，净手取茶。水落处，花香、茶香袅袅缭绕，几经翻腾，细细小小的桂花又齐聚到水面，像恢复了生气一样，尽情吐着香气，衬着茶水酽酽的石榴红，仿佛桂花以另一种优美的方式重生了。然后恰好收到了另一个女学生的信息：“老师，还记得当年您一盘一盘磁带给我们录听力吗？那时候录磁带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录，很不容易。因为您，我才能转到国际贸易工作，您那么温柔优雅，可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女神啊……”她转发给我当年的班级毕业照，穿着淡紫色裙子的我，飘着长发，那么年轻。

呷一口香醇的桂花红茶，想想曾经桂花一样盛放的自己，我笑了。不经意间，一首少女时代很喜欢的歌——电视剧《八月桂花香》主题曲突然闯入脑海，歌词是这样的吧：人随风过/自在花开花又落/不管世间沧桑如何/一城风絮/满腹相思都沉默/只有桂花香暗飘过……

是的，桂花虽落了，暗香却飘过了这个世界，不在这里，就在那里。

（本文作者为胶州市作协会员，现任教于胶州市实验中学）

【真情】

## 母亲的年轮

□王振法

无论我们的官职多高、财富有多少、家庭多幸福、事业多成功，也许在父母的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很多人将母爱比作山、比作海，在我的眼里，母亲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，在春天给我希望，在夏天给我绿荫，在秋天给我果实，在冬天给我阳光。只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母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，时光刻印在她身上的年轮也越来越深。

母亲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勤劳朴实，善良诚恳，尽管她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但总是教育我要堂堂正正、脚踏实地地做人。母亲对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很少提及。小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母亲是个铁人，什么样的农活都会干，和父亲一样有力气，一样懂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沂蒙山特殊的地理特征，使得这里的土地大都在山丘上，而这里的山上更多的是石头，田地很是荒芜。每当到了农忙时节，母亲总是挑着一担担水去浇灌田里的庄稼。四五岁的我跟在母亲身后，那个时候母亲的背影是那么矫健，纵肩挑着两个水桶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仍然步履稳健。

依稀记得小时候，每当生病了，我总是趴在母亲的背上，两条手臂紧紧地揽住母亲的脖子。母亲总是一边背着我，一边给我讲故事，一直将我哄到村里的卫生室。此刻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母亲的后背是那么温暖，心里想着如果可以一直和母亲这般在一起该多好。

家里的院落中有一棵樱桃树，少年不知愁滋味，每当到了樱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会在粗壮的树干上绑上绳索，乐悠悠地荡秋千。每当母亲看到这一幕，总会用手轻轻推动着这简单的秋千，我灿烂的笑容似乎已经融化了她全身的疲劳，而母亲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由小学升入初中，又按部就班地由高中升入大学，离家的日子越来越多，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。外地的漂泊与孤独，让我无比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，还有与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岁月留给母亲的，除了脸上的皱纹之外，还有那渐渐变白的头发。

工作之后，一年只有国庆及春节的时候才能回家。每一次回家，母亲总是和父亲一起站在村口等我，只是母亲年轻时挺直的腰板已变得有些佝偻。沿着乡村的土路，我步履蹒跚地艰难走着，不仅仅是因为拖着行李箱，而是我想慢慢地重新感受这个曾经给我留下无数美好记忆的地方。

此刻，父亲早已快步上前将我的行李箱接了过去，母亲的眼睛却一直注视着我，似乎一刻都没有移开。往日所有的思念，千言万语也只化作了一声：“妈！”就是这一声再普通不过的称呼，却已让母亲泪流满面。

我将手臂轻轻放在母亲的肩膀上，揽着她一起向家门走去。多少次曾经期盼这样的情景，多少次一个人痴心等待，多少次曾魂牵梦绕这个心灵可以停驻的地方。

母亲的年轮已随着岁月愈发深刻，我只希望可以尽可能回家陪陪她，尽一点孝心，让母亲生活得更好一些，让她真正可以福乐安康。

（本文作者为自由撰稿人、网络作家，工作于山东威海）